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docu/1002 文川古籍書城
入館滿載
在文川附搜素古籍書城 获取更多電子書

〔明〕祁承燦等撰

澹生堂藏書約
(外八種)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明〕祁承燦等撰

澹生堂藏書約

（外八種）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明)祁承燾等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1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ISBN 7-5325-4117-7

I. 澹... II. 祁... III. 藏書-史料-中國-古代
IV. G25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53288 號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

[明]祁承燾 等撰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8.25 插頁 5 字數 131,000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500

ISBN 7-5325-4117-7

K · 742 定價: 21.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T:62662100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面對大量的書籍，如何進行保存、整理、流傳和運用，就顯得頗為重要。我國自古有重視藏書的優良傳統。除宮廷官府專藏之外，私人藏書蔚然成風。歷代藏書家往往耗盡財力和心力，窮搜秘本珍籍，手自編目、題跋、校勘，甚或抄寫、刻印，以廣流傳，對於保存文化，厥功甚偉。明清以來，隨着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書籍的刻印、流通和收藏均處於全盛時期，因而藏書家輩出。如明代毛晉之汲古閣、范欽之天一閣，清代錢謙益之絳雲樓、黃丕烈之百宋一廬、瞿鏞之鐵琴銅劍樓、陸心源之皕宋樓等，俱曾稱雄一時，為時人所艷羨。然而，世事無常。由於兵燹水火、蟲咬鼠噬以及家中落等因素，私家藏書能保全者寥寥。如天一閣之被盜，絳雲樓之毀於火，皕宋樓之售於日本靜嘉堂，常令后人不勝惋惜。所幸藏書主人大多編撰有書目、題跋等，雪泥鴻爪，不致湮沒無聞。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本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出版過歷代書目題跋著作二十餘種，其中除了廣為人知的藏書家著述，如《汲古閣書跋》、《絳雲樓題跋》、《澹生堂藏書約》、《流通古書約》等外，還有不少較為稀見的書目，如《趙定宇書目》、《百川書志》、《古今書刻》、《舊山樓書目》、《鳴野山房書目》等等。這些書籍內容上各有特點，或記載書名、卷冊，或品評、議論，或校勘、辨偽，或叙書林掌故，或談鑒藏之道，是古籍研究者、收藏家們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將近半個世紀過去，這些當年印數不多的書，如今已難覓踪影，故我社特重新影印出版。其中《唸香仙館書目》、《舊山樓書目》原分二冊，今合為一冊；《汲古閣書跋》、《重輯漁洋書跋》原為二冊，亦合為一冊；《澹生堂藏書約 藏書記要》、《藏書絕句 流通古書約 古歡社約 藏書十約》、《武林藏書錄》、《吳興藏書錄 南宋樓藏書源流考》原分四冊，現併作一冊。原版各冊前之出版說明、序等均予保留。本叢書第一輯共二十二種，分為十冊，名曰《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以饗讀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三月

出版說明

本冊收入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記要、藏書絕句、流通古書約、古歡社約、藏書十約、武林藏書錄、吳興藏書錄、韻宋樓藏書源流考等九種著作。

澹生堂藏書約一卷，明山陰祁承燾密士撰。用清長塘鮑氏知不足齋叢書第五集本重印，並用江陰繆氏藕香拾本校過，校文附記在句下。

密士老人在約中娓娓地述說他一生嗜書之篤：童年時怎麼登樓摩挲父親遺下來的藏書，「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於此也」；結婚後，怎麼把夫人的陪嫁物去換了書籍回來，同時「手錄古今四部，卷以千計，十指爲裂」；某年不戒於火，半生所購，片楮無存，北去燕都，雖爲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倚櫬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而後來所聚，「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此約雖然是寫給他的子弟看的，希望他們能够善保家風，但是任何人閱讀了，也會爲其真情流露的藝術筆觸受到感染，嗜書護書的心情，油然而生。

此約除前言部分外，有讀書訓、聚書訓、藏書訓、藏書訓略三部分；藏書訓略又分「購書」、「鑒書」二小節。讀書、聚書二訓，係抄集「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的事蹟而成。藏書訓略則係著作，自叙其平

生購書、鑒書的經驗。

讀書訓和聚書訓中所羅列的一些事蹟，紀述略有謬誤，次序有的地方凌亂，清張宗泰曾有所辯正。繆荃孫跋也舉出原跋語有誤。張文、繆跋今附載於書後，此處不贅。藏書訓略中密士老人敘說了許多有價值的經驗，但也有些不足爲法的。例如他於鄭漁仲（樵）求書八道之外，另立三說，其間輯逸一說是極好的，對清儒的輯逸工作做出了重要的啓發，但是提出「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昏人丰度於眉宇間，若劉孝標之注，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自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之說，用這樣的方法來增益圖籍的種數，卻是不足爲法的。明季坊肆刻書，往往析一書爲幾，杜撰書名，一直是令人深惡痛絕的。

藏書記要一卷，清虞山孫慶增從添著。最初由黃丕烈（蕘圃）刻於士禮居叢書中，其後昭代叢書辛集又收了進去，再後藕香零拾又刻了一次。零拾本繆荃孫跋說：「癸未（一八八三）從長沙袁漱六前輩所藏得一鈔本，頗勝黃刻，爰即校定付梓。」但細校這一刻本，未必勝於黃刻，儘有黃本爲是，此本轉有脫誤的，如收藏篇「四面窗櫺」下此本脫去七字，致文不成句。惟此本鑒別篇多案語四處，頗有參考價值，爲士禮居、昭代兩本所無。今用士禮居本重印，用昭代、零拾兩本校勘，記其異文於句下，并補錄案語四處。

藏書記要共八則：購求、鑒別、鈔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對於搜藏古籍的技術，討論甚詳，較澹生堂藏書約爲精密，但是，在藝術上的感染力是遠不及密士老人的書的。

譚卓垣在清代圖書館發展史 (C. Y. T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pp. 54—59.) 裏用英文概括地介紹藏書記要的全部內容，並加以評述道：『孫所寫這本手冊是整個十九世紀時代唯一的一本向私人藏書家交代圖書館學術的參考書。令人驚奇的是它所提出的建議，一向為收藏家們所謹守不渝，直至今日對現代的中國圖書館猶具有影響。編輯珍本書目時用的許多術語皆出自該書，更不談鑒別宋、元板本的規範之胥以此書為圭臬了。』

藏書絕句一卷，清宜都楊守敬撰。計詩三十二首，一九二三年左右上海蟬隱廬鉛印本。先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所創刊的文史雜誌月刊，曾於第二期起至第五期止共披露三十二首中的十九首，具名為『晦堂』或『王葆心』，疑是楊氏的化名。文史雜誌中所發表的十九首，錯字極多，但也有足以訂正蟬隱廬本處，如序『敗儉不守』之當作『敗檢』，黑口本『宋銅元仿』之當作『宋銅』是。詠鈔本條下所引資料，蟬隱廬本脫去拜經樓藏書題跋一段，應據補。亦有兩本均誤，據所引原書或明顯地可以訂正者，如麻沙本條引容齋隨筆『麻沙書集大全集』，檢原文，『書集』乃『書坊』之誤。家塾本條引十朝東華錄『乾隆八十一年丙寅』，『八』字為衍文。今用蟬隱廬刊足本重印，並以文史雜誌本勘過，又校正若干處明顯錯脫的地方。

藏書絕句是分詠各種板本的，對於殿本、監本、公庫本以至梵夾本、足利本、巾箱本，近至中西石印本，各為一絕句，叙其特徵，並將有關這一種板本的原始材料附繫詩後，可供研究板本學者的參考。

流通古書約一卷，清曹溶撰。原來是附刻在知不足齋叢書本澹生堂藏書約後面的。清光緒丙申（一八九六），繆荃孫着手刻藕香零拾時，析出爲一種。今據零拾本重印，有繆氏跋。

流通古書約雖然是小小的一卷書，但是它向藏書家們指出了他們的職責，應該不僅在於保存，更重要的是在於流通，務使著作者的心血，不以珍蓄秘藏而與世無接。流通的方法，他指出二點：最好是「節譙游玩好諸費，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其次是「有無相易，精工繕寫」。這個見解在有清一代的文化界中，起了廣泛的影響，刻書與傳抄之多，使我們今天所得的文化遺產寶藏中更爲增多了財富。

撰者曹溶的生平，詳繆跋中。

古歡社約一卷，清丁雄飛撰。藕香零拾本。

丁雄飛爲江浦人，居龍潭，積書數萬卷，尤多秘本。與同代的著名藏書家千頃堂主人黃虞稷爲摯友。黃寓江寧馬路，與龍潭相去十餘里。二人互約，每月十三日丁至黃，二十六日黃至丁，「盡一日之陰，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闕，或彼闕我藏，互相質證，當有發明」，因訂爲約。在這個約中，不僅可以體會到這一對關心文化、志同道合的友人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能認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之下，他們這樣做法對於保存古代文化所起的作用。

藏書十約一卷，長沙葉德輝撰成於辛亥年（一九一一）冬至前一日。

十約爲：購置、鑒別、裝潢、陳列、抄補、傳錄、校勘、題跋、收藏、印記。對於私人收藏古籍的方法，討論頗爲周詳。它的特點更在於結合了南方地帶藏書應注意的事項提出其經驗，如裝潢篇云：『北方書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風則生蟲，糊氣三五年尚在則引鼠，余北來之書，悉受其害。又北方多用紙糊布匣，南方則易含潮，用夾板夾之最妥。』又如收藏篇中對於曝書的日期，也提出了南方所適宜的時節。

葉德輝（生於一八六四，卒於一九二七）關於板本目錄學的其它著述有書林清話十卷、書林餘話二卷、郎園讀書志十六卷、觀古堂藏書目四卷等。

凡談我國藏書掌故者，無不知有清代之四大藏書家，此四大藏書家，即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而本書編著者丁申（字松生，丁丙之兄），就是八千卷樓主人之一。兄弟兩人，當時（清同治間）曾有『雙丁』之稱。他們對於杭州文瀾閣圖書之收羅保存，尤爲書林中一件卓著的勞績。

這册武林藏書錄，分卷首、卷上、卷中、卷下、卷末五卷。卷首紀清代建造文瀾閣的經過。卷上紀自宋至清，杭州一地官家藏書、刻書、採書與地方進書的概略，中間並載錄一些當地藏置的圖書版本的目錄。對於研究版籍者，或有其史料的價值。卷中至卷下，則列載杭州歷代私家藏書的故實，起於孫吳時的范平，訖於清代的朱學勤。卷末載僑寓杭州的幾個藏書家，而這幾個藏書家，同時又是文學家或校刻家，如宋代的清波雜志著者周輝（本淮海人）、齊東野語著者周密（本濟南人）、清代的

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本歙人）等。最後並附以「釋道經版」，記載杭州佛寺道觀經版聚散之經過。丁氏在自序中說的，「採公私目錄，備古今掌故」，正好作為本書內容方面一個最簡明最概括的提要。

宋室南渡以後，杭州（臨安）已成為東南的一個文化中心，當時藏書與刻書者，除福建外，差不多都集中在杭州。如所謂南宋臨安陳氏刻書即其一例。（詳見葉德輝的書林清話）我們從本書中，同時還可想像南宋以來文物之盛，人才之衆，如書中所紀之周輝、周密、高濂、郎瑛、杭世駿等人，就都是著名的文士。而高濂論宋元刻書的優點，及書賈作偽的技術，尤足以供研究版本者之參考。

本書係據清光緒庚子（二六年）嘉惠堂本排印。

吳興藏書錄一卷，清吳興鄭元慶芷畦錄，烏程范鏞聲山輯。本書內容係記載浙江吳興一地歷來的藏書家事實。先是，鄭元慶在康熙、雍正間以私人之力，編輯郡志，名為湖錄，稿凡六易，生平精力，殫於是書，計成一百二十卷，然迄未刊刻。至嘉慶初年，范鏞從友人楊拙園處獲見湖錄殘本，假歸閱讀，見其中載自宋、梁以迄明季藏書者一二十家，並採錄收藏事實附益其後，讀而驚喜，復為綴輯各家傳略（這些傳略，乃是范氏從湖錄其他部分抄出來的），彙鈔一卷，題曰吳興藏書錄，皮諸行篋，歷三十年，至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乃補撰序文。這是專門記述藏書家事實的第一部書；這一類書籍中的名著且被視為椎輪大輅的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實際上要晚成於吳興藏書錄九十年，吳興藏書錄最初寫出，約在嘉慶五年（一八〇〇）；藏書紀事詩六卷本的初稿草創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至十六年（一八九〇）完成。

吳興藏書錄有范聲山雜著刻本，又有歸安姚慰祖晉石齋刊本，我們今以姚刊本重印。此外，我們又用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仁和許邁孫榆園傳寫本校過一遍。許氏寫本無前載鄭元慶、范鏞二傳，後載湖錄各人傳記咸分錄在某氏書目之下，不別爲一門。此外無甚異同。序文『自有代以迄明季』，寫本作『五代』，但此錄起自宋、梁，改『有爲五』，未見其是，故不從。許氏所寫三跋並題詩四絕，可供參考，而且也是藏書掌故之一，故附錄於後。

鄭元慶湖錄的經籍考部分，後由吳興劉承幹嘉業堂刊行。范鏞所錄鄭氏原稿，係在其中，今亦校過一道。

頤宋樓藏書源流攷一卷，日本東京島田翰撰。成書於一九〇七年。

頤宋樓爲清末同治、光緒間（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歸安陸心源的藏書齋名，所蓄天水舊刻，號稱兩百部，故名頤宋，以示駕軼黃丕烈的百宋一廬。連同其它所藏，逾二十萬卷。與同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聊城楊氏海源閣並稱海內四大藏書樓。心源故後，其子樹藩不守所藏，欲躉批出售，懸價絕高，而當時封建政權，絕不關心文化遺產，私人又無大力者收購，竟爲日本三菱系財閥岩崎蘭室以十萬圓全部購去，增益其靜嘉堂文庫的收藏。此事發生於光緒丁未（一九〇七）四月至六月間。當頤宋樓藏書船載以東的消息傳出，國內文化界爲之失驚，篤學者至爲涕出。老儒王儀通寫的一首詩表達了當日一般知識分子的深刻沉痛的心情：『三島於今有西山，海濤東去待西還。愁聞白髮談天寶，望贖文姬返漢關！』

島田翰字彥楨，爲日本的漢學學者，精通版本目錄學，撰有古文舊書攷三輯、羣書點勘十六巨冊及訪餘錄。函宋樓藏書未散之先，島田曾數次登樓讀書，慫恿陸樹藩售與日人，并爲之媒介，遂爲岩崎購去。書既東移，島田因撰此書，詳叙函宋樓藏書的淵源，並評隲其價值，兼記洽購的經過。大體上可供欲了解這一巨大的私人藏書樓前後情況者的參考，茲據清光緒丁未（二九〇七）仲夏董康在北京的刊本重印。董氏刊印島田手稿時，並請王儀通題詞十二絕載前。庚午（一九三〇）傅增湘撰印靜嘉堂文庫觀書記，將此攷附載於後。

總目

澹生堂藏書約 [明] 祁承燦撰

藏書記要 [清] 孫慶增撰

藏書絕句 [清] 楊守敬撰

流通古書約 [清] 曹溶撰

古歡社約 [清] 丁雄飛撰

藏書十約 葉德輝撰

武林藏書錄 [清] 丁申撰

吳興藏書錄 [清] 鄭元慶撰

韶宋樓藏書源流考 [日] 島田翰撰

澹生堂藏書約

澹生堂藏書約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度臥樓上。余每入樓。啓鑰取觀閱之。尙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下樓。繼之以呵責。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卽內子奩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競尙秦漢語。爲比耦。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而後。更沈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爲一書。卷以千計。十指爲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全史。爲力甚艱。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函史。隱括頗悉。郭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殆盡。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與柳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愜。乃稍稍戒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徧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卽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倚櫬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稍暮。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一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爲令。初吏寧陽。掌大一城。卽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閒有見貽槩以坊梓。且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然而漢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癸丑偶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囊集。廣爲搜羅。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以綜緯二目。總計四部。其爲類者若干。其爲帙者若干。其爲卷者若干。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使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爲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恆理。余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耽耽簡編。肘腋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饕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嚙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

手。如此而已。雖然。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蓋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鑒書之法。令兒輩朝夕觀省焉。

讀書訓

并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體稍定。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侮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爾之時。誠駑才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警

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張衡思倖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徒尙虛浮，而其教子弟者，乃諄諄務實。若此，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爾輩讀書，務須奮志法古，古人足尙者，安可枚舉。姑疏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蹟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

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讀未嘗釋手。

廣漢朱倉，僅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肩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憐之，斂得米二十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遍。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

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間。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與平閒。關中擾亂。與兄季中採梔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喜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必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授。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

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弈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博官。若爲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弈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卽合爲一編。幾數十冊。

左太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錄之。名海錄。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

并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尙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況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尙書鄭陽。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大哉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守。猶弗聚也。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猶弗守也。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雖累數十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宗惟此耳。宗零拾本作家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衲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每見汝輩。輒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爾輩惟法溫公之珍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讎。更不可廢。因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寶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常於宅南建一書院。宗零拾本作書聚書

數千卷。崇禮文學。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常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旣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飲食起居。疾疴吟呻。未嘗不與書俱。每至欲起。書圍遶左右。如積槁枝。橋原作稿。

從零拾本改。至不得行。時引客觀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與大笑。遂名曰書巢。

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于漢室。頗謂過之。

柳氏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子史集皆有三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宋丁顓盡其家貲。置書十萬餘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至參知政事。

宋次道所蓄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宋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高一倍。

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返之。

李嵩署劉炳爲儒林祭酒。炳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矜重如拱璧。每謂其子弟。吾所以躬其事者。欲人重此典籍耳。

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向朗年八歲。卽手自校書。刊定謬誤。潛心典籍。積聚篇卷。冠於一時。

郎基，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博涉文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謂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董仲元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籊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元掌錄。

任東學無常師，河洛祕奧，非止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爭趨寫之，時謂任氏經苑。

東筦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能久，乃就姊夫劉綏乞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孟景翌字輔明，輔零拾本誤作轉。刻勵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王筠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即皆疏記。後重覽省，懽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十三四歲，歷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自以爲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謂讀書不如寫書。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晉魏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曰。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吳人朱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求。以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子小說。無所不有。詩亦精雅。尤精小楷。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述。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等書。數百卷。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清俸買來手自校。清。兩本均作請。今改。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藏書訓略

一 購書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世所習爲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書立言。不求聞達者。千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爲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覽。便恐妨正業。視爲怪物。卽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籍。如劉氏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在人耳目者。無論已。其最盛莫如隋大業中柳詒等校定總目三十七萬卷。而正本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者不全入。以視大業。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然猶曰帝皇之籍。非士庶所能望見也。乃唐吳兢家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鏤板未行之前。已戛戛乎難爲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三萬卷。昭德晁氏舊藏二萬四千八百卷。邯鄲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及書畫之目不存焉。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而卷帙不減於李。濡須秦氏且以奏請於朝。宅舍文籍。令子孫不得分析。蓋崇重極矣。然猶曰前代之遺事云耳。若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聚書萬卷。如雲間陸文裕公。婁江王大司馬。吳門劉子

威。此其家藏書皆不下數萬卷。更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赤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纂其異聞爲奚囊手鏡。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覩。而一一皆經校讐。探討。尤人所難。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略一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脚。何必乃爾。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

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倘嗜好一著于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卽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而閻立本且悔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于嗜書。余亦不遽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摩。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閒。視同玩器。裝潢校讐。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衆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嵇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祕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使爾輩爲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雅。卽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丁。余每見市中賣藥翁。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書肆老賈。往往多侈口言文字。蓋近朱近墨。強作解事。自是恆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然自有書契以來。名存而實亡者。十居其九。如丁寬孟喜之易。尙書之卒長章句。周防雜記。韓嬰僅存詩外傳。而亡其內傳。董仲舒春秋繁露雖存。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竟不可得。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尙多湮沒。況其他一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類。卽國家祕府尙不能收。民間亦安從得之。縱欲因地因人以求。無益也。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漢者。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尙存之。書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註解之所證據。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各爲錄出。如周易坤靈圖。禹時鈎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于太平御覽中聞得之。如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於北堂書鈔聞得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渚宮故事之類。則于太平廣記聞得之。諸如此類。悉爲襲集。襲原作襲。從零拾本改。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于前也。曹原作常。從零拾本改。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著於唐。惟唐之故典可按耳。乃後人取歐陽永叔呂伯恭輩議論附其後。不幾淄澠乎。如水經一書。註乃侈于其經。奇詭宏麗。後人但知酈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之名反隱矣。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晉人丰度于眉宇間。若劉孝標之註。援引精覈。微